



摄影 / 张立勇

# 驰骋天地，纵横古今

## ——马年趣话马文化

撰文 邓沫南

### 辞别蛇年，迎来午马

马，四肢雄健，纵横驰骋，灵通人性，忠善精魂。从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开始，马便开始了被人驯养的漫漫征程。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间地头，中原马伴随农人辛勤耕耘；在竞争激烈的体育竞赛上，纯血马疾速奔跑，争金夺银；在路途崎岖环境险恶的通商古道，蒙古马队白浪滔天（蒙古马以白毛为主），任劳任怨。

按照中国古代时辰与地支的对应，午马之“午”，乃下午之时，这时天地之间的阳气达到最

盛，而阴气也开始萌生。这样一个阴阳相交的临界点，正如骏马奔腾驰骋之态：时而腾空而起，如阳气升腾；时而轻踏而落，如阴气在地。因此马与午结合在一起，“午马”便具有了连接天地、贯通阴阳的意味。

《诗经·小雅·吉日》中有云，“吉日庚午，既差我马”，诗篇描述了周宣王选择吉日祭祀马祖、野外田猎、满载而归、宴饮群臣的盛况。幼学童蒙读本《三字经》中亦有：“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将马排在六畜之首，足见马与人类



生活的密切关系及其重要地位。

在和人类的长期协作、相处过程中，马形成了独特的性格品质，也为人类世界的社会文化造就了马的艺术、马的文化、马的精神。马之少者，俊逸洒脱，威武雄壮，飘逸勃发，畅爽如风；马之老也，深沉内敛，英姿不减，智慧无双，志在千里。

### 骏马难觅如良才

提到马，自然不能不想到伯乐。相传伯乐受楚王之托，周游各地遍寻良马。一日，在齐国返回楚国的路上，伯乐看见一匹瘦马拉着一车盐，费力地在陡坡上前行。伯乐向来与马亲近，不由得心怀同情地走上前去。未及近前，那马突然高昂头颅，睁圆双眼，仰天长嘶。伯乐一听其鸣，一观其貌，立即判断出这是一匹万中无一的绝世良驹。伯乐对赶车的大汉说：“难得的骏马在疆场上驰骋，任何马都跑不过它；但若是用它来拉车，它却未必比得上家用的马。这是一匹千里马，你就把它卖给我，让我带它到应该到的地方去吧！”大汉颇为不解，说，这匹马吃得又多，拉车却没劲，骨瘦如柴，实在没有什么好马的样子，于是将马卖给了伯乐。

伯乐马不停蹄地带着千里马回到楚国，牵马来到了楚王宫，拍着马的脖颈说：“我为你找到了适合你的主人。”千里马似乎听懂了伯乐的话，愈发步履矫健，引颈长嘶，声彻云霄。不料，楚王见了千里马，却认为伯乐在戏弄他，说：“我让你买好马，你带回来的却是如此貌不惊人骨瘦如柴的劣马，如何能上战场？”伯乐解释道：“此马实能千里，然落户凡俗，拉车吃糠，不得不瘦。倘假以时日，精心饲养，不出月余，定尽显英姿。”一个月后，经过马夫精心喂养的千里马果然壮硕精神，楚王骑之，颇觉耳畔生风，如腾云雾，方知此马真千里马，伯乐真识马者也。

韩愈在《杂说四篇·马说》中痛心疾首地写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多么透彻的领悟！骏马正如优秀的人才，被人们寄寓了无限美好的祝愿，也象征着才能之士为人所识、为人所用的千古宏愿。



草原上的牧马 摄影 / 王忠海



蒙古族的赛马节 摄影/大露天

### 自古亲马民俗风

马与我们的生活如此息息相关，自然也在各地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中少不了与马有关的精彩内容。马的形象也从现实生活中向着人们文化生活乃至精神生活不断渗透、演进。

在中华大地，自古以来便有一种民间风俗：祭马。先民们春祭马祖，夏祭先牧，秋祭马社，冬祭马步。马祖即是所谓“天驷”，是马在天上所对应的星宿；而先牧则是自文明以来最开始教人们放牧马这种牲口的神明；马社是指马厩中的土地神；而马步是指给马群带来灾祸病患的神灵。汉族民间自古以来有信仰马王爷的传统，在农村，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三日都会举行祭祀活动，祭品一般是上好的全羊。

在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中，与马有关的就更加丰富。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有着马奶节和赛马节这样的传统节日，每一年的农历八月底，为期一天的节日活动让人们充分享受与马的亲密关系。在这一天，牧民们会身着节日的盛装，骑着马儿，带着上好的马奶酒，聚集在一起，共同准备节日用的美食。随着太阳的升起，人们开始举行精彩的赛马活动，参赛的马匹一律选择刚满两岁的健康的小马。比赛结束后，人们则会在琴声悠扬的马头琴的伴奏下，纵情歌唱，开怀畅饮。直到夜色降临，人们才带着余兴各自回家，期待来年的

欢聚。

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南部的佤族，也有与马有关的传统文化。在过春节时，佤族人民要喂马吃精心制作的糯米饭，并通过观察马在马厩中的姿态来占卜吉凶。一般认为，马头朝向东方，则说明新的一年会是一个幸运的年头，无论收成还是家族都会交到好运气。

在湖北，传说古时候新娘子在出嫁的时候，娘家历代先人的英灵都会沿途护送新娘。途中为了避免碰到不吉的各种煞神，从而防止给男方家带来不利影响，所以迎亲的这一天，男方都会拜请方士，在大门外设置香案，摆上贡品，祭告天地，慰劳车马神，并杀鸡以驱鬼。祭祀完毕，还要抓一把米撒在新娘的花轿上，象征着打发掉小鬼。此时，新郎也要同时向花轿的四周行礼，感谢先人的护佑，表示已经安全到达婆家。待行礼完毕，才标志着新娘可以正式进入男方家完成婚礼。

除上述之外，与马相关的民俗习惯还有不少。比如在东北地区，自古也有汉族和满族“踏马杌”的婚俗。马杌是一种古代家具，是专供人上下马踩踏用的，又称“下马杌子”。新娘来到后，足踏马杌，脚不沾地，以避邪祟之扰。在贵州，苗族也有“背马刀提亲”的婚俗。青年男女恋爱后，经双方家族议婚三次，男子就可以背着马刀前往女方

马作为农民的帮手,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摄影/马井生



家正式提亲了。

在今天,这些与马相关的民俗风情还有不少继续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传承。这股古老而又富于文化生机的民俗风,将在即将到来的又一个马年继续吹拂着人们的文化生活和心灵世界。

### 驭马爱马人马情

人类文明与马有着太多故事,中国的马文化也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在仓颉造字之前,华夏先民就在山洞的石壁上用原始的绘画方式描绘了与马有关的生活点滴;在发明文字以后,马文化便以史料的形式存在于各类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中,成为人们日后研究、品味的珍贵记忆。

早先,除了农用,在世界范围内,战争用途都

是马匹的最主要用途,中国也不例外。这主要是因为,马这种动物个体移动速度快,又比同样快的动物更健壮,在承重、牵引、移动等方面的综合性价比最高;同时,又比较容易驯化,作为战争当中的突击手,是骑兵的最佳伙伴。此外,在非战时,马作为载人和运货的运输工具,更是功劳卓著。古人曾发明过很多类型的马车,像明代的世界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科技百科全书《天工开物》中就有关于各式货运马车结构和制作工艺的详细介绍。

在运动方面,马更是中国人的老朋友,早在战国时代就有“田忌赛马”的经典故事流传。到了汉唐期间,波斯传入中原的“击鞠”更是风靡一时,这种游戏类似于今天的马球。虽然因为“击

浙江横店影视城的马艺表演  
摄影/陈晓明





雪地里的马车 摄影 / 程炳亮

鞠”属于贵族运动，难以在民间普及，但这让古人对马的使用目的上升到了游戏精神的层次。

而体育项目中最富艺术性、最能展现人和动物和谐关系及其技巧性的马术，在两千多年前，其前身也已经诞生在华夏大地上。在中国古代宫廷，舞马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娱乐活动，尤其以唐代最为流行。每逢皇帝寿辰，舞马表演是传统的保留节目。据史料记载，舞马的演出规模非常庞大，每次参加表演的马数量可达数百上千。它们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甚至包括衔杯祝寿等高难度绝活，这可以被看做是现代马术表演“盛装舞步”的前身。然而安史之乱后，宫廷的舞马难以到战场上发挥作用，导致舞马在历史舞台上渐渐淡出。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精彩的舞马表演有幸通过西域流传至中东，进而到了欧洲，慢慢发展成现代的马术。

而关于古人对马的使用的最佳案例，恐怕要

数老马识途的故事了。《韩非子·说林上》中记载：春秋时期，齐桓公应燕国请求，出兵协助燕国抵御入侵的山戎，并带领丞相管仲和大夫隰朋随军前往。不料，在战争中，大军在途中迷了路。时间一长，军队的给养发生困难，情况十分危急。管仲想到：狗和鸽子，不论离家多远，都会记得回家的路；而军中的老马，身经百战，见多识广，恐怕也具备这样的素质，颇能记忆，善于识路。于是，挑选出军中若干老马，解开缰绳，放其自行。果不其然，几匹老马不约而同地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齐桓公立即率大军跟随老马进发，果然走出了山谷。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的磨炼中，马与人类培养出了深厚的感情、默契的心灵，书写了无数动人的故事。马的智慧、马的脾气秉性也逐渐化为马的精神，珍存于人类文明之中。

### 艺蕴精神越时空

当马从现实中不能人言的动物，成为生活中人们的好伙伴，最终升华为艺术中的形象，其身上那股激励人心的精气神儿，就不得不成为马这种精灵般的生物最大的魅力。

从文学上来看，以《诗经》为例，其中“马”字使用的次数达50次，以马为部首的汉字字数以及使用次数也是兽类中最多的。其中关于马的专有名词更是多达32个，像：驹、騄、骄、骏、驷、骠、骐、驳、骆、駟、骅、骠、骠、骠、骠、骠……形义各异，丰富多彩。而分别从毛色、大小、年龄、功能、特征等不同角度进行专门命名，也反映出古人对马的辨识和称呼之具体细致。《诗经》中关于马的形容更是丰富无比，这些词以不同角度和侧面来写马，如騞騞表示壮，騞騞表示强，旁旁比喻驰驱不息，骏骏表示迅疾骤然……通过对马的特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描写，马的高大、威猛、强悍、善跑的雄姿，气宇轩昂、神采奕奕的神态，跃然纸上，熠熠生辉。

从雕塑作品上来说，历朝历代的马的艺术都是珍品辈出。秦代的兵马俑，是雕塑艺术史上的典范。其形神兼备的艺术特色让兵马俑中的战马

形象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战马眼眶隆起，睛如悬铃，炯炯有神；耳尖厚实，警觉有加；马口嘶鸣，气势雄浑；马体健硕，肌腱突起，浑圆丰满，精神饱满，强健有力。汉代的石刻马浑然天成，质朴雄健，灌注了更多现实主义风格。但汉代最经典的艺术品还是著名的马踏飞燕铜奔马，这匹正撒开四蹄飞奔的骏马体态矫健，昂首甩尾，头微微左侧，三足腾空，只有左后足落在一只展翼疾飞的龙雀背上，充满了“天马行空”的骄傲。“马踏飞燕”是汉代艺术家高度智慧、丰富想象、浪漫主义精神和高超艺术技巧的结晶，也是当时所崇尚的时代精神的体现。这一作品无论在艺术技巧还是艺术构思上都堪称登峰造极，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知名度，被誉为“稀世珍宝”“雕塑艺术的最高峰”。唐三彩中的三彩马也是马艺术的一朵奇葩。唐三彩的各类制品本是包罗万象，但做得最为成功的还要数各种马的形象。这是因为三彩马大都通过静来表现动，虽然站立却有奔跑之势，虽然不鸣却让人似乎听到呼啸之气，充分体现出了当时工艺水准的精湛与制作者的智慧和激情。

在绘画作品中，马的形象更是极尽风流。从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道硕、陆探微，到唐代的韩幹、宋代的李公麟、元代的赵孟頫，马的绘画艺术越发成熟精妙。对马的描绘逐渐脱去了昔日简拙的风格，或展现出马雄壮华贵优美的风韵，或以白描法增添清逸淡雅之味，或以严谨之工增其凝重俊秀……到了徐悲鸿笔下，马更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寄寓了澎湃的激情，昂扬的斗志，成为现代画马艺术的新方向。

杜甫在《房兵曹胡马》中曾力笔万钧地写道：“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诗人有如一位丹青妙手，将骏马所向披靡的霸气、傲然不群的品格传神地呈现在千古汗青之中。而今天，当我们想到马、看到马、接触马，马身上所承载的忠勇的性格、广泛的用途、深远的意蕴，更是让我们充满无穷的动力和精神。岁月的马车巨轮滚滚，又一个甲午马年，正踏着达达的马蹄向我们走来，而那昂扬向上的骏马精神，也将继续驰骋于无限时空之间。■

(责编 桑新华)

马拉雪橇 摄影/王忠海

